第47卷 第3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47, No.3
2010年5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0

文学研究

论阮籍《咏怀诗》
——出世思想与《咏怀诗》发展的三个阶段

赵沛霖
(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 300191)

摘 要:《咏怀诗》中存在着一条不经意间形成的出世思想萌生和发展的线索。按这条线索,《咏怀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出世思想的萌生和初步形成,对出世思想从个别层面的肯定到初步把它作为人生价值取向;二、经历了出世思想所带来的内心矛盾冲突及其所引起的迷茫、痛苦之后,特别是从哲学高度寻找到确立人生价值的思想前提之后,出世的处世原则得以正式确立;三、把出世远游认定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归宿,表现出对于神仙世界的强烈向往。从数量的分布看,从第一个到第三个阶段关于出世思想的诗歌逐渐增多,而反映精神痛苦的诗歌逐渐减少,直至第三个阶段全无,说明诗人已经从出世远游中找到了"快乐"。这条思想线索反映了诗人对于人生道路的探索和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是他心灵历程的真实写照,对于诗人艺术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出世思想;心灵历程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3-0005-07

阮籍《咏怀诗》向有"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①之称,这个观点影响很大,至今学术界仍然认为《咏怀诗》凌乱无序,不可梳理。诚然,八十二首《咏怀诗》非一时之作,没有完整统一的布局和预设的思想线索,而是因情触景,随事寓意,写作的时间跨度又长,其间政局变幻,波诡云谲,诗人的思想情怀随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很多诗篇的写作时间不能确定,针对什么事件也无法确知的情况下,要根据诗歌所依据的历史背景及有关史实去梳理作品、划分阶段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是单纯依据诗歌创作的具体背景及有关史实,而是从诗人的主观情怀出发,考察其内心世界的变化,也许能够找到一些前行的路标,为对它进行全面梳理提供可靠的根据。因为诗人的心灵历程形之于诗,不管其如何隐蔽,都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因此,从这个角度去把握《咏怀诗》,有可能突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通观八十二首《咏怀诗》,可以知道,阮籍的出世思想和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可以作为全面把握和系统梳理《咏怀诗》的根据。这是因为:一、从数量上看,反映这方面内容的诗歌有二十八首之多,约占全部《咏怀诗》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各类题材(如忧生、述志、咏时事、悲事变以及抒写痛苦、孤独和苦闷等)的作品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这二十八首之外,还有抒写或涉及其哲学思想的诗歌十二首,是从哲学思想的高度对于人生道路的探索,也可以说是为他的出世人生态度所作的"论证"(详后)。如果把它们也算在内,那么有关出世思想的诗歌就有四十首,接近全部《咏怀诗》的二分之一。二、这二十八首诗的分布,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开始阶段少,中间阶段增多,最后阶段更多;相应地,其他内容的诗歌数量则越来越少。这说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惨烈事件的发生,阮籍的

收稿日期:2009-10-13
作者简介:赵沛霖,男,天津市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① 沈德潜:《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6页。

出世思想越来越突出,对神仙世界的向往越来越强烈,直至占据了压倒优势。三、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说,《咏怀诗》的创作与出世思想的关系最为密切,"阮籍忧生之嗟,往往与出世之志相联系"①,除"忧生之嗟"外,其他各种内容的诗歌也都程度不等地深受其出世思想的影响。

以出世思想的萌生、形成、发展和正式确立为线索,诗人的心灵历程在《咏怀诗》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

第一个阶段,出世思想的萌生和初步形成。这个阶段包括二十四首诗(第一至二十四),其中直接反映出世思想的诗歌有五首(第十、十五、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约占这个阶段全部诗歌的百分之二十一。《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这清楚地说明阮籍本来很想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而没有出世思想。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的开始,阮籍对于出世思想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的。《咏怀诗》第四:

> 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②

本诗是针对汉武帝祈求神仙,幻想延年益寿、永享荣华富贵而作。汉武帝迷恋神仙,终生乐此不疲。据《史记》记载,元狩三年和太初四年汉武帝两度征服大宛国,作为战利品,分别有宛马和血汗马(即汉《郊祀歌》和本诗所称的"天马")"进献"。这本是汉代与周边国家和民族战争中的一件普通的事,但汉武帝和宫中文人却认为天马的出现不但是国祚兴盛、天下太平的征验和吉兆,而且也是他即将得道成仙的征验和吉兆,为此,特作《天马诗》二首,收入汉《郊祀歌》中。③ 其中第二首正是写汉武帝幻想成仙,竦身遥举乘天马赴昆仑,进而乘龙到天庭与神仙同游的情景。本诗开门见山即写明"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表明其所指为"进献"天马事无疑。那么"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不正是讥讽汉武帝和一切沉迷于神仙世界的人的虚妄、荒诞吗?可以设想,如果阮籍当时即有出世思想,向往神仙世界,又怎么能写出如此尖锐嘲弄笃信神仙的汉武帝的诗歌呢?

《咏怀诗》中第一次涉及出世思想的是第十,本诗批判了"轻薄闲游子"与时俯仰、趋炎附势的处世态度,这当然是以诗人正道直行、"有济世志"为前提。诗歌接着写道:"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这里的"延年术"是就善处乱世、远祸全身而言④,这说明此时诗人仅仅是在全身远害的意义上对神仙世界感兴趣,而不是从根本人生态度和人生道路方面肯定出世思想。由此可以断定,这首诗所反映的仅仅是诗人出世思想的萌芽,而不是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出世思想。

出世思想由萌生到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另外四首中,特别是第十五、二十三和二十四中。第十五写登高见"丘墓蔽山冈",而想到自古至今无论贤愚皆有一死,理想抱负、荣名利禄皆归虚幻,何如神仙世界得以永恒!"乃悟羡门子,嗷嗷今自嗤!"而深感昔日以颜、闵相期之可笑。第二十三是《咏怀诗》中第一次比较具体描写神仙世界,突出其远离世事烦扰的神奇、逍遥生活。第二十四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即人生的种种烦恼,诸如殷忧伤志、怵惕惊心以及彼此隔膜、深陷孤独等等,写出世的必要。可以看出,这时诗人才明确肯定出世远游是摆脱人生各种烦恼的根本途径。

出世思想的确立,关键是突破功名利禄束缚,不再把它作为人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对于怀有"济世志"的诗人来说,这显然是人生方向的根本性转变。这个阶段诗人对于历史人物祸福得失的评论,恰恰反映了这个转变。例如第六通过邵平

---

①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0 页。

② 本文所引《咏怀诗》,均出自黄节《曹子建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后不再注明出处。

③ 详赵沛霖:《汉〈郊祀歌·天马〉与祥瑞观念、神仙思想》,《励耘学刊》2008 年第 1 辑。

④ 历代各家多持此说,详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集评》,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49—251 页。

失去侯爵种瓜为农的史实,感叹"膏火自煎熬,多财为祸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明确表现出对于追求权势的忧虑和对于布衣生活的向往。第十三就苏秦、李斯煊赫一时而终不得其死,表现出对于醉心功名的批判。诗人深知:比起苏秦、李斯所处的时代,他的环境更加险恶和残酷,所以"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既是针对现实而发,更是人生态度转变过程中痛苦心理的写照。

综上所述,在第一个阶段中诗人的出世思想已经从萌芽状态发展为初步的人生价值取向,即由起初的"有济世志",把建功立业、大济苍生作为人生价值的坐标,变而为放弃理想,否定功名,追求心灵自由和精神超脱。这说明,在《咏怀诗》的第一个阶段中,阮籍出世思想的萌生和形成正是建立在人生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基础上。

在《咏怀诗》第一个阶段中,除上面说的那些诗之外,还有其他内容的诗歌:咏时事,悲世变,如第三、十一、二十等;写孤独、苦闷和悲抑,如第七、九、十四、十六等;歌颂美好爱情和品德,如第二、十二等;抒写壮志,如第二十一等。可以看出,第一个阶段中诗歌内容是比较广泛的,到第二、三阶段,随着出世思想的发展,他所关注的生活范围日益缩小,相应地,抒写与出世思想有关的诗歌逐渐增多,而其他内容的诗歌则逐渐减少。

二

第二个阶段,出世思想所引起的内心矛盾冲突和出世处世原则的正式确立。这个阶段包括三十一首诗(第二十五至五十五),其中直接抒写内心矛盾冲突的诗歌有八首(第三十六、三十八、四十、四十二、四十五、五十、五十四和五十五),表现对于神仙世界向往的有两首(第三十二、三十五),二者合在一起约占这个阶段全部诗歌的百分之三十二。

如前所说,阮籍本有"济世志",所以出世思想一旦产生,立即引起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的激烈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出世的人生态度,要远离世事,无牵无挂,达到精神的充分自由;然而,出世思想刚刚萌生和形成的诗人并没有彻底超脱,而是还有诸多挂牵。第三十六即直接抒写了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高唱"谁言万事艰,逍遥可终生",似乎已经遗世高蹈,远离现实;另一方面却又吟咏"彷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对现实多有系念而不能自拔,竟至"倏忽复至冥"。所谓系念亲友,无非是挂牵他们的安危、祸福。魏晋易代之际,运化万变,凶吉无常,杀身之祸往往不期而至。诗人对于亲友的系念,说明他未能完全忘情于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十四,在明确表达了远游之志后,突然笔锋一转,满怀悲情倾泻而出:"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诗人悲情不可抑制,恰恰因为他欲超脱而不能,人间情怀世俗之情挥之而不去。

第二,内心的矛盾冲突还表现在选择出世远游的无奈:原来诗人出世远游并非完全发自内心,而是为险恶的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除了借孔子悲叹天下无道避居九夷的典故(见第四十)间接反映这一点之外,在第四十五中还直接宣泄这种心情:"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看来,诗人向往"太清"之境,也就是没有利害冲突和善恶、是非之分的神仙世界,原来竟是饱受"哀"、"忧"之后的无奈选择!

以上表达内心痛苦和迫不得已之意都是比较明确和清楚的,估计不会引起什么争议。而第三十八则比较隐晦和曲折:

>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穹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有的学者认为本诗是鼓励将士建功立业,反映了阮籍积极入世的思想,是不符合实际的。确实,本诗形象壮丽,气势宏伟,但这与积极入世的思想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诗中写庄子特别突出了他不是遭乌鸢食就是遭蝼蚁食,表现人间悲惨命运不可避免。显然,这正是魏晋之际士人处境和命运的真实写照。诗中庄子与"雄杰士"是相比较而存在:如果说"雄杰士"是"神游天宇自由精神的化身"①,那么,庄子则是人间悲惨命运和不幸结

① 邬国平:《汉魏六朝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2 页。

局的象征。二者相比较,还是"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也就是超越世俗、远离世事的"雄杰士"更加令人向往。

可以看出,本诗实际上是通过神话形象反映诗人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无奈选择。

第三,阮籍在出世思想形成之后,跟着又对它提出了怀疑:"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第五十五)出世远游能否达到全命保身,能否摆脱痛苦,真正实现千秋快乐?这些疑问对出世远游来说都是根本性的。一种思想刚刚形成,又反过来质疑它的可信性,如此"出尔反尔"绝非偶然。同样,第四十二既讴歌作为王业良辅的"元凯"和"多士",又讴歌远离世事的"园绮"和"伯阳",对于相互对立的两种处世原则和人生态度同时予以充分的肯定,恰好说明诗人依偎于二者之间的矛盾心理状态。

总而言之,在《咏怀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阮籍在迷茫和痛苦中徘徊、彷徨,他的深刻悲哀、无奈和对于已经认定的人生态度的怀疑,多与出世、入世这两种思想和人生态度的激烈冲突有关。矛盾冲突的两方难分上下,常常使诗人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

此外,这个阶段还有十二首抒写或涉及其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的诗歌,即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二、五十三和五十六。如此多的"哲理诗"集中于这阶段,显然与诗人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思想矛盾有直接关系:它们是诗人从形而上的层面对于出世、入世这两条人生道路的探索,更是从哲学高度寻找确立人生价值的思想前提,充分反映了诗人解决思想矛盾、消除精神痛苦的巨大内心张力。

从表面上看,这十二首诗任意挥洒,淋漓万端,无所指归,实际上贯穿着共同的哲学观点,具有完全一致的思想指向:那就是以自然为本的宇宙本体论观点,即他在《达庄论》中所说的"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① 既然万物以自然为本,受自然支配,因而也就决定了万物各自不同的本性,即被自然赋予了不同的本性。例如"朝登洪坡颠,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群鸟飞翩翩。鸾鹥时栖宿,性命有自然。建木谁能近,射干复婵娟。不见林中葛,延蔓相勾连"(第二十六),全诗正是围绕"性命有自然"的哲学思想而展开:无论是物之"刚柔迟速",还是人之"贵贱夭寿",其各自不同的性和命都决定于自然,都是自然本性的表现。②

既然如此,那么,人就应当遵循本性,顺其自然,也就是应当无为,坐待其自化,而不必追求功名利禄,计较利害得失。所谓"穷达自有常,得失又何求?"(第二十八),"是非得失间,焉足相讥理?计利知术穷,哀情遽能止"(第五十二)等等,都反映出这样一种超然物外、清静无为的生活态度。遵循以自然为本,自然被置于优先的地位,必然"导致了一个生活价值态度的大转换"③,即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由儒家向道家的转换。这说明,正是"性命有自然"、以自然为本的哲学思想不但使阮籍找到了反对名教束缚的理论根据,而且最终决定了他的出世思想的正式确立。

这些"哲理诗"所反映的对于人生价值取向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道路的探索,十分清楚地突显了阮籍思想与时代哲学思想的联系。例如同时代的哲学家王弼就明确主张:"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④阮籍的上述哲学思想,特别是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的生活态度深受王弼哲学思想的影响。这说明,阮籍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出世思想的形成与确立并非孤立现象,而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根源。

《咏怀诗》第二个阶段的诗歌,除以上内容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抒写苦闷、孤独,如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七和四十三等;抒写壮志,如第三十九等;咏时事,悲事变,如第二十五、三十一、

① 阮籍:《达庄论》,见 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阮步兵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8 页。

② "性命"本于《易·乾》"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疏云:"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0 页。

④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77 页。

五十一等。

三

第三个阶段,对出世思想的充分肯定和对神仙世界的强烈向往。这个阶段包括二十六首诗(第五十六至八十二),其中直接抒写这一内容的诗歌有十三首(第五十七、五十八、六十八、七十、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六、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等)①,占这个阶段全部诗歌的百分之五十,而自第七十以后,这个比例更高达百分之八十。

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从哲学的高度明确了人生价值和人生归宿,并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出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内心的矛盾冲突也随之基本解决,所以,第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便转向了对出世思想的充分肯定和对神仙世界的强烈向往,而表现内心矛盾痛苦的诗基本上销声匿迹。

首先,是反映"高举遗世之意"②和逍遥自适之情。第五十八写出世远游突出反映了这一点:由于摆脱了世俗烦扰和名教束缚,诗人内心显得十分轻松、愉悦,自得之意难以抑制,与上一阶段的痛苦、迷茫形成了强烈对比。另外,第七十三写对羽翼飞扬、横绝四海奇士的仰慕,第七十八写对与"御飞龙"、"叽琼华"的神仙为伍的渴望,二者描写的具体对象不同,但表现了共同的主题:对于神仙世界的强烈欣羡和向往。

全诗的最后两首:第八十一写人间苦短,慕神仙世界之永恒;第八十二通过朝荣暮落的木槿与"余光照九阿"的西山神草的对比,表现了同一主题。这说明,对于神仙世界的强烈欣羡和向往,一直保持到《咏怀诗》的最后。

其次,要高举远游,逍遥于神仙世界,就必须忘掉荣辱,超越名利,使精神达到"无累"的境界。第五十七提出了"遗弃毁誉"的主张,第七十二认为去除名利等世俗观念是达到神仙世界的唯一途径,第七十四更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表现这一点,因而更加深刻:"……栖栖非我偶,徨徨非我伦。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明确否定了追求功名利禄的人生道路,决意出世远游,体味真正的神仙之道,并认为那才是人生的最大快乐。

阮籍认为忘掉荣辱,超越名利是确立出世远游思想的关键,这一思想在第一个阶段的诗歌中已经有所触及,这里重复出现似乎是在重申和强化这一思想。

还有,诗人既已认定出世远游是理想生活和人生归宿,并已付诸实践(即按出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生活),自然会有相应的感受和体验。第七十所写的就是出世远游者的内心体验和精神境界:

> 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苟非婴网罟,何必万里畿!翔风拂重霄,庆云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顾人间姿?始得忘我难,焉知默自遗。

诗歌开宗明义指出:人世间的"情"和"思"皆起于悲,而人的悲喜皆因成败、得失、荣辱和利害冲突,因此,必须消除一切引起悲痛和忧思的原因,才能达到出世的精神境界,即诗中所说"忘我"和"自遗"。所谓"忘我"和"自遗",接近庄子所说的"无己"③,也就是去除自我。既然去除了自我,当然也就去除了与自我相关的一切矛盾和冲突,真正做到无悲、无忧。这种"忘我"、"自遗"、无悲、无忧的心境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和影响,当然也就可以静如止水。诗人把它形容为"灰心寄枯宅",实在是对于出世远游思想境界的绝好写照。类似的描写在第七十三、七十四等诗中也有表现。

这些具体描写反映着诗人对于出世生活和心境的感受和体验已相当深刻,说明诗人在出世远游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咏怀诗》第三个阶段,除了以上所说出世远游的诗歌之外,还有咏世事、悲事变的诗,如第五十七、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九、七十六等;还有一首回忆少年壮志的,即六十一。如前所说,与第一、二阶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阶段已经基本上没有抒写痛苦、迷茫和孤独的诗,这足以说明陶醉于出世远游中的诗人真的是优哉

① 只有第八十对出世远游又有所怀疑,是个例外。

② 《曾国藩全集·读书录》,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04页。

③ 《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游哉,找到了"快乐"。

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阮籍《咏怀诗》中,在纷纭凌乱、难于梳理的表面现象的掩盖下确实存在着一条贯穿全诗的思想线索——出世思想从萌生、形成、发展和直到把它作为处世原则的思想线索。《咏怀诗》虽是随时即事,因情触景,针对具体的其时其事而写,但却不是就事写事,而是以此为由头,着力抒写其对于人生和世事的内心感受和体验,因此,使得这条在不经意间形成的思想线索,实际上成为魏晋易代特定历史背景下诗人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

魏晋易代之际政局风云变幻,上层集团内部斗争惨烈,朝廷内外弥漫着紧张恐怖的气氛。险恶的生活环境和虚伪名教的束缚给"旷达不羁,不拘礼俗"①的阮籍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有志不得伸展,深感生活的不自由。为了摆脱政治压力和精神束缚,除了"纵酒昏酣,遗落世事"②以敷衍当朝权贵之外,阮籍更力图从精神上寻求解脱,达到心灵的自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阮籍开始了他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探索。作为心灵历程的记录,其追求和探索的足迹在《咏怀诗》中犹隐然可见:

从有"济世志"并对出世思想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到出世思想的萌生,对出世远游从全身远祸意义上的肯定到把它作为摆脱人生烦恼、痛苦和孤独的途径,直至否定功名,忘却荣辱,把追求心灵自由和精神超越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标志着出世思想的初步形成。此后,在经历了出世和入世两种处世原则、两条人生道路的激烈冲突及其所引起的迷茫、痛苦之后,特别是通过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人生意义和人生归宿,寻找到确立人生价值的思想前提之后,出世远游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才得以正式确立。

在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探索过程中,阮籍对儒、道两种对立的处世原则和人生态度以及功名、荣辱、生命意义、心灵自由等一系列人生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终于在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由儒家转向道家之后,才找到摆脱烦恼、解除痛苦和达到心灵自由的理想生活方式:那就是超然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出世远游,在"忘我"和"自遗"的境界中享受生活的快乐。在阮籍看来,这才是人生的如意归宿。

《咏怀诗》写作的时间跨度很长,从诗人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到晚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诗人针对世事发展和政局动荡以及自己思想变化和心情起伏,写有咏时事、悲事变、忧生、述志以及前面所说的那些与出世思想有关的诗歌。这些诗歌在同一个时间段内陆陆续续地完成,并随机掺杂交错在一起,最终形成我们所见的"和愉哀怨,杂集于中"的状况。所以,尽管从其自身来看,阮籍出世思想的萌生、发展和正式确立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但在包括多种不同内容诗歌的《咏怀诗》中却表现为断断续续,延续于全部《咏怀诗》的始终,即如前面论述中所举的那些互不连贯的作品例证。不过,正是因为如此,其思想发展的轨迹才能成为贯穿全诗的思想线索,我们也才可以从中找到为《咏怀诗》划分发展阶段的逻辑根据。

如前所说,《咏怀诗》不是就事写事,而是着力抒写其内心的感受和体验,所以,在它所反映的心灵历程中,多层面地展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诸如遭受精神压抑的痛苦和个性不能张扬的郁闷、对于苦难现实的忧愤和无法把握命运的迷茫、对于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和孤独寂寞的无奈,还有对于自由的渴望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以及为寻求解脱对人生意义和理想生活的探索等等,所有这些具有哲理特征和普遍意义的情绪、心理,在诗中都得到了空前深刻、具体和细腻的表现,从而充分反映了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和深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形象也得以丰满和具体化,并在读者面前站立起来。

可以说,通过内心世界的充分展示而成功塑造出诗人鲜明的艺术形象,是《咏怀诗》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之一。

---

① 陈寿:《三国志·阮籍传》,第三册,引《魏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4页。

② 陈寿:《三国志·阮籍传》,第三册,引《魏氏春秋》,第605页。

在《咏怀诗》发展的三个阶段中,除以上我们所论述的与出世思想有关的那些诗歌之外,每个阶段都还有如上所说的多少不等的其他内容的诗歌。这两部分诗歌之间的关系如何,显然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事实上,每个阶段的诗歌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阮籍思想和心态的影响,也就是说,都会与出世思想的萌生、发展和正式确立具有或显或隐的联系。如果以这种"影响"和"联系"作为线索和突破口深入考察,或许对进一步认识阮籍的生平思想和全部《咏怀诗》会有某些帮助。

On the "Yonghuai" Poems by Ruan Ji: The Mind of Out of the Real World and the Three Stages of His Poems

Zhao Peili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s,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Yonghuai" poems written by Ruan Ji, we can find an inadvertently formed clue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is mind. According to the clue, his poem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irst, his mind experienced from the formation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the outlook on life; secondly, he also experienced the conflict and pain in his heart; thirdly, he realized that going far away from the real world was the ideal and final way of life, as well as the strong desire of the fairy world. We find that the poems reflecting the desire of living in solitude gradually increased, while the poems reflecting the mental distress gradually disappeared, which indicated that he had found his own happiness from living in seclusion. This clue of mind, reflecting his exploration and pursuit of ideal life, as well as his spiritual process,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lecting of the artistic image.

Key words: Ruan Ji; "Yonghuai" poems; the mind of going out of the real word; spiritual process

(责任编辑　何　方)